

青海省委书记、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领导小组组长骆惠宁3月21日主持召开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这意味着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即将公布,创新体制机制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呼之欲出。

三江源地处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

作为“中华水塔”的三江源是我国重要的淡水供给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河流年均出青海省水量共600亿立方米左右。区域内发育和保持着世界上原始、大面积的高寒生态系统,尤其是冰川雪山、高海拔湿地、高寒草原草甸具有极其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维系着全国乃至亚洲生态安全命脉,也是全球气候变化反应最为敏感的区域之一。

三江源是全国32个生物多样性优先区之一,有野生维管束植物2238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9种,占全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数的26.8%。藏羚羊、雪豹、白唇鹿、野牦牛、藏野驴、黑颈鹤等特有珍稀保护物种比例高,素有“高原生物自然种质资源库”之称。

三江源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自然景观、生物多样性具有全国乃至全球意义的保护价值。



可可西里山景

三江源国家公园呼之欲出

本报记者 何聪 王梅 王锦涛



三江源鸟类

① 理思路, 清醒认识面临实际

三江源国家公园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汝坤说:“在三江源头选择典型和代表区域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国家层面上强化三江源自然生态的系统保护、整体修复,有利于使‘中华水塔’永续传承,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2011年11月,国务院决定建立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范围包括玉树、果洛、黄南、海南4个藏族自治州的全部21个县以及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总面积39.5万平方公里,其中自然保护区面积20.13万平方公里。

青海省三江源办公室副主任王湘国说:“十多年来,我们坚持开展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和建设工程,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缓解,取得了水源涵养功能有所提升、湿地面积有所扩大、植被覆盖度有所提高、野生动物种群有所恢复以及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的阶段性成效。”

“但是,生态环境整体退化的趋势未得到根本遏制,草场退化、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冻土消融等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实现‘整体恢复、全面好转、生态健康、功能稳定’的生态保护修复目标,任重道远。”王湘国说。

近年来,三江源因其重要的生态保护价值、自然景观展示价值和历史文化原真价值,深受国内外广泛关注。

但是,三江源生态保护的社会参与度整体不高,尚未形成有效的参与机制和平台。三江源地区自然条件严酷,传统草地畜牧业是当地主体产业,公共服务水平还比较低,牧民群众增收渠道窄,脱贫攻坚任务重,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调互促共促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

杨汝坤说:“我们期待通过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牧民群众设立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开展全民共享的生态体验和环境教育,实行特许经营,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精准扶贫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据青海省环境保护厅博士何跃军介绍,三江源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区域内有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9种保护地类型,总面积20.7万平方公里。他认为,目前保护地主要依据生态系统类型和保护目标跨行政区域划定,保护地管理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脱节,管理体制不顺、权责不清、管理不到位和多头管理的问题突出。

以果洛州玛多县为例,玛多县有扎陵湖—鄂陵湖、星星海,这里有三江源管理局保护站、地方管理站,而且湿地、林地、农牧、渔业、风景区都有相关部门管理,重叠、交叉管理现象严重。

何跃军表示,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保护区功能优化重组,实现对三江源典型和代表区域内的山水林草湖等自然生态空间的系统保护,统一用途管制,统一规范管理,有利于更好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原真性。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女孩与黑颈鹤



可可西里藏羚羊



② 解难题, 各种办法正在酝酿

据王湘国介绍,三江源国家公园包括长江源(可可西里)、黄河源、澜沧江源3个园区。园区总面积为12.31万平方公里,占三江源面积的31.16%。

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包括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鄂陵湖、星星海、索加一曲麻河、果宗木查和昂赛5个保护分区。涉及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以及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治多、曲麻莱3县和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管辖区域。

杨汝坤分析说,三江源国家公园将突出并有效保护修复生态。把握三江源生态特性与演替趋势,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采用先进适用的恢复和治理技术,维持并提升三大源头水源涵养生态服务功能,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据青海省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中心主任田俊量介绍,未来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将按照生态系统功能、保护目标和利用价值将各园区划分为核心保育区、生态保育修复区、传统利用区等不同功能区,实行差别化保护;按照山水林草湖系统治理的要求,统筹实施三江源二期、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程项目,开展综合治理;强化生态保护的政策支撑,实行与国家公园体制相适应、有利于严格生态保护的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构建保护野生动物长效机制,对牧民因保护野生动物继续减畜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按照绿色、循环、低碳的理念设计生态旅游线路、环境教育项目,合理确定游客承载数量,实行门票预约和游客限制制

度。把县域或重点城镇作为公园的支撑服务区,集中布局公共服务和访客接待、交通运输、自驾营地、医疗救护等设施,尽可能减少人为活动对园区自然生态的干扰和影响。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副县长甘学斌说:“草地资源是国家公园的生态主体资源,也是当地牧民群众安身立命的依托。实现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的严格保护和永续利用,核心是处理好当地牧民群众全面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关系,将保护与精准扶贫相结合,与牧民转岗就业、提高素质相结合,与牧民增收、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相结合。”

青海省农牧厅草原处负责人王孝发说:“几年前,为了保护好草场,很多地方用网围栏完全把草场给圈起来了,结果却发现,圈起来的草长势并不好,这不得不让人反省。因此,既要考虑草场地的保护,也不能让草原没有牛羊。要合理引导农牧民转变思路,转变增收方式,合理利用有限的草场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才是对草原最好的‘礼遇’。”王孝发说。

针对园区海拔高、交通不便,生态系统脆弱性和敏感性高,管护难度大的实际,园区管理部门开始尝试将现有草原、湿地、林地管护岗位统一合并为生态管护公益岗位,负责对园区内的湿地、河源水源地、林地、草地、野生动物进行日常巡护,开展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发现报告并制止破坏生态行为,监督执行禁牧和草原平衡情况。

每个牧户设置一个管护岗位,使牧民由草原利用转变为保护生态为主、兼顾适度利用,建立牧民群众生态保护业绩与收入挂钩机制。

“在试点基础上,总结保护成效,适时对园区范围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实现对三大源头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保护。”杨汝坤说。

● 编辑手记

难忘采访三江源

本报记者 杨一帆

10多年前,记者曾去青海玉树、果洛一带的三江源地区采访。

记得在出发之前,我们正忙着整理军大衣,带上红景天等高原反应药物。当地的宣传部副部长笑着对我们说:“请你们一人准备5个故事,路上讲!”我们以为是玩笑,也没在意。结果进入三江源地区才发现,这个准备真的太重要了。

一路上,我们几乎都是在这样的景色中穿越:四围都是山,中间笔直一条路一直通到天边隐隐约约的墨色中去,那墨色就是非常非常远的一道山梁,而路两旁是荒漠,沙草地中点缀着稀疏低矮的高原抗旱植物,偶尔有一棵树突然孤零零地出现在路与山之间的荒漠中,带给我们一阵惊喜。越野车奔驰在这样的荒凉中,往往是三四个小时才能看到一个牧人,悠然地依在摩托上,一会儿看看自己的牦牛,一会儿看看远方。这样的时候,我们都会停下来,兴高采烈地与其攀谈,第一次感觉说话是这么得美妙!

等过了远方那道隐隐约约的山梁,你会发现,刚才那一幕景色,又开始重演。

虽然路途上有些枯燥,但是这里的风光真的是非常“原生态”,而这种原生态让我们非常震撼。一次下车松筋骨的时候,一位同行的记者靠着一块孤立的岩石边抽烟,等他抽完一棵烟,才发现就在自己上方不到1米的岩石上,一只巨大秃鹫一直在盯着他看!我当时想,也许这只秃鹫在揣测这是一群什么生物。当我们上车离去的时候,那只秃鹫竟然还没有离开!

翻越巴颜喀拉山时,在山脚下,满眼都是烂漫的野花,暂时的夏天让人心旷神怡;往上走,忽地就飘起雨来,淋在泛着黄色的草上,仿佛进入了深秋,接着便大雨倾盆;等到了山顶,竟然大雪纷飞,我们的越野车在牦牛群里缓慢前行,透过车窗,可以看到牦牛的角上挂着冰凌!我们去看山顶上一座寺庙,徒步逆着风行走,感觉仿佛有三个强壮的人在前面挡

着你不让你向前,那雪就那样斜着像鞭子一样打着脸,我们和牦牛一起低着头冒雪向前,心底竟然豪气顿生。

在海拔约4000米的世界上最高的县——玛多,我们住了一晚。

夜里,同住的人因为白天扛着摄影器材,十分辛苦,再加上高原缺氧,呼吸极其粗重,仿佛一只水牛在黑暗里喘息。我害怕他窒息,过10分钟便起来问他怎样了,他都回答说挺好,没事。后来,他睡着了,据说以往从不打呼噜的他打起了呼噜,而且响声如雷。我睡不着,便穿好军大衣走出去。玛多县一条街大概只有一百米长,于是灯光也只有百米长。我从这头走到那头只用了半分钟。再往前走一步,咔嚓一下就踏入了黑暗。太让人惊奇了,这里光亮与黑暗之间的界限竟然就像刀切得一样,我一只脚踏在黑暗里,一只脚踏在光明里!进入黑暗眼睛渐渐适应了以后,漫天的星斗一下亮了起来,仿佛伸手可触。星光下,但见山下的一个个小小的湖泊泛着银光。这些湖泊被称为“星星海”,据当地人说这些“海”其实都是河,这一条小河就是三江的源头之一。

当时,这里的路有些地方极其险要难走。

我们前往玛尼沟时,路上“遇险”。一条路仿佛浮在半空,只有一车宽,右面是峭壁上耸直插天际,左面是悬崖万丈深不可测,右车轮贴着山壁,左车轮骑着悬崖边缘,车行如蜗牛,我们的心也是一路都“吊在”半空慢慢地“爬行”。这里根本没有单行道之说,一辆车迎面开来,双方只好停下来用手势交流,最后我们选择了缓慢的倒行。行至略宽,两辆车上的都下来,热情地握手。对面车上坐着两位僧人(喇嘛),还与我们亲切合影。如今我们的微笑,依然在相册里灿烂着。

合上相册,我也“合上”了那一段的回忆。10多年过去了,记忆犹新,我时常会向从那里来的人探问:三江源如今怎样了?得到的回答大部分令我欣喜:原汁原味依然存在,而人多了,路也宽了。